



打击乐在台湾,从一个相当陌生的音乐名词,到如今打击乐教育十分普及的盛况,朱宗庆打击乐团扮演着非常关键性的角色。朱宗庆打击乐团不仅为观众演出,力图观众了解。甚至早在十几年前,开发了朱宗庆打击乐的教学系统,从学龄前儿童开始培养,让打击乐更亲近普通人的生活;此举不仅为打击乐培养了大量音乐人才,同时也让打击乐深入台湾社会文化。

信息时报:在台湾,朱宗庆打击乐团一直致力于儿童和青少年打击乐的教学,为什么想到在儿童身上推广这一音乐形式呢?

刘:人本身就拥有节奏感,因此,打击乐是所有音乐种类最容易上手的种类。作为音乐学习的入门工具,打击乐学习是非常好的渠道。

我们因此推动了朱宗庆打击乐的教学系统,研究开发了一套自己的教材,培训老师,针对学龄前的小朋友,进行教育学习。在台湾,目前我们已经有了28所培训中心,海外有1所,学生超过1万名。可以这么说,每个礼拜,有一万个小朋友在我们这里学习打击乐。

当然,我们并不是让每个小朋友都成为打击乐手,而是让他们对音乐有所认识,开始喜欢音乐。当身体发育成熟后,他们还可以去学习其他音乐,钢琴或小提琴。那时,他们的基本节奏感已经建立,学习其他乐器非常容易。当然,也有少数小朋友将会继续学习,他们将进入正式学校进行学习。台湾所有的小学、中学和大学都有打击乐专业。

20年前,这些现象都没有。正因为朱宗庆对打击乐的推动,引起社会大众的重视,他们就将打击乐纳入音乐学习的一环。现在在台湾,所有正规音乐教学都有了打击乐的专业。

信息时报:此次来广州演出的团员都拥有很高的学历。

刘:是的。我们乐团八位团员,每位都是硕士以上,其中三位是博士。当然,我们不是迷信学历,而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,督促团员不断的进步,不断吸取新知识,不断成长,加强他



们专业的方式。

信息时报:广州从某种程度上处于台湾的1986年,因为我们多数人并不了解打击乐,应该说,朱宗庆打击乐团的推广很有效。

刘:我们培训非常成功。自己培训出的老师有100位,散布在台湾各地教授打击乐课程。台湾目前学习音乐的人口,排名你肯定想象不到,第一位是钢琴,第二位就是打击乐。打击乐超越小提琴,超越国乐器。在内地是不可想象的。现在,在台湾高考,每年报考打击乐的学生非常多。

就乐团来看,朱宗庆不是台湾唯一的打击乐团,但它是台湾是最好最悠久的乐团。台湾还有很多打击乐团。我知道,在内地打击乐团并不是很多。

信息时报:目前,打击乐经过20年的推广,在社会范围里,起到什么样的效果?

刘:我们开发这套培训系统10多年来,培养的学生超过8万人,会影响很多个家庭。在台湾,民众基本上都知道朱宗庆打击乐团。他们不一定都看过演出,但可能在电视上看过。我们也常常上电视,像张菲,胡瓜的节目,希望利用传媒的影响,让社会大众对打击乐有所了解,他们所认识的打击乐,就是朱宗庆打击乐团的形式。

朱宗庆打击乐团的发展,从某种程度上,对中国本土乐团有很大的启发。在国内,很多乐团拥有完美的专业,优秀的乐手,却缺少听众,处于尴尬的处境。大家都知道,观众需要培养,市场需要建设,但在乐团的发展道路上,举步艰难。看到朱宗庆打击乐团的努力,我们甚至可以相信,只要是好的音乐,用好的方式亲近普通人的生活,深入我们的社会文化中,乃至每个家庭,民乐,高雅音乐,高雅艺术,不是永远无法靠近,无法吸引普通观众。

信息时报:应该说,从1986年起,你们从起步阶段,就没有脱离过观众。

刘:打击乐本身的特性就决定了它会靠近听众。它具有活泼的气质,引起观众对它的共鸣。这一点超越其他音乐形式。因为,节奏是人的本能,人很容易受到节奏的感染,和演出者的心灵感应,能够带动观众情绪。此外,打击乐组合的形式非常多元化,千变万化。观众能够保持非常高的新鲜感。这是打击乐自身的特性。

信息时报:但朱宗庆打击乐团的推广方式和发展方式,的确也始终将听众放在第一位。

刘:这是对的。我们是第一个有行销概念的表演团体。针对观众的需求,我们会设计不同的音乐给他们,比如今天我们的听众是小朋友,我们的音乐就是给小朋友听的。遇到尖端的音乐人,我们会选适合他们的音乐。当然,其中,我们的态度是一样的,专业水准也不会降低。

所以,儿童音乐会并不是小朋友给小朋友演奏,而是大人给小朋友演奏。这种演奏会更难,因为小朋友的注意力很容易分散,为了吸引他们的注意力,大人要花费更多的心思。

信息时报:就是说,你们在观众身上花了很多心思。

刘:我们乐团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,体现在细节中。比如换场,我们从来都是在1分钟内结束,保证观众的情绪不会冷场。我们的演奏者,也永远面向观众。这是对观众的尊重。每场音乐,我们都希望演奏者自己都很享受音乐。如果一个音乐家自己不享受音乐,又如何将好

的音乐带给观众?

信息时报:朱宗庆先生从学习西方打击乐开始,是如何探索“中西融合”的打击乐道路?

刘:当年,乐团成立初期,我们只能改编一些国外作曲家的作品。因为,打击乐的作品非常少。但我们认为这不是我们的东西,中国人演奏莫扎特,终究有文化的障碍。所以,朱宗庆先生说,“我不是不中不西,是要中,又要西”。融合了西洋和中国的元素,走自己的道路。因此,他要求,每次音乐会至少会有一首国人创作的作品。20年来,我们始终如此。

不要小看我们中国民间音乐,我们有非常多的打击乐元素。因此,这些年来,我们委托台湾作曲家创作,把中国的音乐元素放入作品中。目前创作的作品有100多首。虽然并不是每首都是经典,但假如能留下10首好作品,这些都是值得的。

信息时报:这些年来,你们也经常来到国内演出交流,也是希望融合更多的中国元素吧?

刘:从1993年开始,我们就经常和内地交流,去陕西、北京、上海,尤其是西安。来的时候,我们带上作曲家。我们的作曲家也会吸收很多东西。因此,他们的作品越来越成熟,对打击乐越来越了解。这些年来,很多台湾作曲家都是跟随朱宗庆打击乐团一起成长,在乐团技术技巧的提升中,作曲家的作品也在发展。现在很多国外的乐团都演奏我们的作品。

信息时报:朱宗庆打击乐团如何看待中西打击乐的区别?

刘:我们乐团主要是西洋打击乐器,但不代表我们

排斥东方打击乐器。主要看曲子作品的需要,需要什么样的乐器,我们就会去演奏。其实,没有所谓的民族乐器,西洋打击乐器,对我们来说,都是乐器,只要它们在我们的音乐中,它合乎逻辑,理性的必然要出现,它就会在里面。其实,不该有这样的界限,乐器只是一个工具。

信息时报:有时,中国特色不是在乐器中体现,更在某种文化氛围和记忆中体现,中国人的东西,的确只有中国人才能展现。

刘:对,我们乐团也在探索自己的风格和特色。现在我们去国外演出,不会跟人拼巴哈、莫扎特的作品,我们会拿自己的东西。比如我们乐团演奏一个土家族的作品《打六子》,国外很多乐队根本打不了,不是他们技术不好,而是他们不是在这个文化中,但我们从小就在这种文化氛围下长大。

信息时报:我知道朱宗庆打击乐团,在台湾还有多个团体,如二团、跃动打击乐团和青少年打击乐团,每个团体是否有不同的追求?对他们是否有要求?

刘:我们的一团非常成熟,从事的演出比较有深度。推广性的音乐会,一般由二团来做,因为他们年轻。如果进大学演出,我们就由三团来做,就是跃动去做。

基本上,我们不限制团员的发展。而且鼓励他们自己探索,而且要跳出朱宗庆打击乐团原本的窠臼,可以有自己的风格,此外,我们非常鼓励团员作一些创作。因为打击乐很难创作,很多作曲家不一定了解打击乐,找到非常好的作品不太容易。我们鼓励团员创作,更能表达乐团的特色。